



香港觀鳥會
THE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GPO BOX 12460, HONG KONG.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2460號

通訊

第一六三號 一九九七年 三月



橙頭地鸚 (Orange-headed Ground Thrush)

Credit: John Holmes

會 訊

徵求領隊 如果你有興趣於星期天與各會員分享對鳥類的知識和觀鳥心得的話，歡迎應徵作活動領隊（能操英語的領隊更佳）。詳情請與林超英聯絡。

國泰觀鳥亭（香港觀鳥會觀鳥亭）

（一）觀鳥亭鑰匙

由於近來曾被非法入境者破壞，現在已上了鎖，只供香港觀鳥會會員使用。會員如要使用新觀鳥亭，可在米埔停車場斯科特研習所的小商店取得鑰匙（需出示有關觀鳥會會員證明）。請注意，該鑰匙只可開啓新觀鳥亭左面的門，有問題的鑰匙可向商店更換。切記離開時請將門鎖上及檢查清楚方可離去。

（二）新角度.....

自觀鳥亭使用後幾個月，發現多數使用者較喜歡使用新觀鳥亭的右面，由於大部分鳥類多數可在該方向看到，而左面側較少得到使用。經相討後，已提議將新觀鳥亭向北轉三十度，（可完全看到舊鳥亭對出的泥灘）。

第四十屆周年大會 本年度周年大會將於三月二十五日（星期二）假天文台會議室舉行，開始時間為下午六時半。請會員儘可能出席。會後由Geoff Carey主持一輯幻燈片播放，主題有關北戴河幾公里以外的快樂島，這裏已証實是觀看雀鳥遷徙的好地方。

一九九七年香港觀鳥大賽 自從米埔自然保護區被認為國際重要濕地後，香港政府已撥款作米埔管理的經費。每年的香港觀鳥大賽都會致力為米埔籌募款項，而今年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將籌款方向擴大至保護香港的生態環境，尤其是備受威脅的土地。

這廿四小時的觀鳥大賽將於四月十一及十二日與行。請踴躍贊助各隊伍參賽，為香港生態環境的保護盡一分努力！

觀鳥會圖書簡訊

“A Handbook of Bird of Eastern China”

J.D. La Touche 著

……說笑嗎？……當然不是啦！

香港觀鳥會為慶祝創會四十周年，特別準備該書的影印本供會員參考。這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工具書，內容超過了二十份自一九八九年由香港香港鳥類報告抽取出來的鳥類參考文章。該部影印本將會用硬面釘裝，蓋上了觀鳥會會印，與及付有有關四十周年紀念的證明。

由於該書的頁數大多，為降低紙張浪費和成本，以及減少大量影印對該書正本的損壞，現計劃將會以一張四頁紙的形式印出。

有興趣的會員，請與張浩輝聯絡。

《中國鳥類圖鑑》

該書出現後已經被搶購一空！怎麼辦？如果你想擁有一本但又未買到，又或作送禮之用的話，有好消息了！

本會打算再次以七折價錢訂購該書，但需要至少有合共三十本訂購數量方可以獲得折實價錢四百三十元正。現已開始接受訂購。該書以中文為主，包括了英文名字和科學名詞，對每一鳥種均有分佈圖以供參考。如有興趣的話，請與林超英聯絡。

《中國東北鳥類圖鑑》

全書二百三十八頁，詳盡描述了中國四百三十種鳥類。價錢八十五元正，收益會撥作中國東北鳥類研究——包括了中華秋沙鴨和黑咀鷗等鳥類。 

香港觀鳥會委員會名單

會長	Richard Stott
副會長	林超英
秘書	黃亞萍
司庫	Julian Webster
紀錄委員	Mike Chalmers
WWF聯絡	David Melville
通訊編輯(英)	Peter Hopkin
通訊編輯(中)	陳明明
圖書館委員	張浩輝
年報編輯	Geoff Carey
觀鳥導工程	Ian Tyzzer
環保委員	吳祖南





引入品種

呂德恒、蘇毅雄、黃倫昌

紅領綠鸚鵡、小葵花鳳頭鸚鵡、銀耳相思鳥、紅咀相思鳥、灰喜鵲、絨額鳩——大家看到這些鳥類名稱，可能會察覺到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牠們都是引入品種。所謂引入品種，是指一些在無人為干預的自然情況下，不會在該地區出現的品種。這些逃逸或放生的雀鳥品種，能在香港找到一個生存空間去生活下去或甚至繁衍下一代，本來是件好事，而對於觀鳥者來說，更可為個人觀鳥終身紀錄增添品種，亦為觀鳥帶來更多樂趣。但是，事情是否真的似是百利而無一害呢？

筆者曾經聽到一位資深觀鳥者說過，自從黑領棕鳥在市區的數目日漸增多（黑領棕鳥本身雖不是引入品種，但牠是很普遍的籠養鳥，有很多逃逸或放生的加入了野生的群落，使黑領棕鳥的數目超出了自然的增長），八哥和喜鵲的數目與十年前相比，好像少了一些，不知再過十年，情況又會是怎樣。其實要證明在牠們三者之間是否有競爭存在，最重要的是要證明牠們的共用資源是否短缺，資源並不只包括食物，還包括築巢地方和築巢物料等。現階段來說，我們並不知道八哥、喜鵲、黑領棕鳥的共用資源是否短缺（其實我們對於

很多雀鳥，包括很普遍的鳥類所需要的東西，所知道的實在很少），以目前的情況來說，市區中牠們經常出沒覓食的草被地確實不多，若果牠們真的需要爭取共用資源而出現競爭，人為加入的黑領棕鳥確是會影響牠們三者自然競爭的「賽果」！

比較極端的情況中，引入品種往往會是一些生物絕種的主因。這些引入品種包括鳥類、疾病和哺乳類動物，而哺乳類動物更往往會是影響最大的。這種引入品種導致絕種的情況常發生在一些海洋島嶼上，這些和大陸分隔的偏遠島嶼，生物的多樣性和數量都較大陸小，在其上生活的一些脆弱的生物卻往往因為缺乏競爭和缺少天敵而能夠生存下來（又或是這些生物因為缺少競爭和天敵，而減少將資源分配在競爭和防衛上，慢慢「進化」而變得脆弱！），但如果島上發生變化，例如新品種的加入，這些脆弱的生物便會無所適從，最後或難逃滅絕厄運。

實際的例子也有不少，在一些太平洋海島上，當地的一些本土鳥類常和引入的家八哥發生競爭，競爭包括食物和築巢的地方。而由於家八哥的競爭能力

強，所以贏家往往都是家八哥。另外，本地觀鳥者所熟識的斑文鳥，在澳洲是一個引入品種，引入的時間大約始於1940年，而現在的種群相信是逸鳥的後代。由於牠們在澳洲曾經分佈得十分廣泛，因而被認為是一些本土雀科鳥類（finches）數目下降的原因。

在香港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於港島組成了一個小群落的小葵花鳳頭鸚鵡，在進食時有個習慣，就是很喜歡把一大支樹枝咬斷，只吃下數個果實，便將該支樹枝連餘下不少果實整段棄掉，筆者曾在六、七隻小葵花鳳頭鸚鵡飽餐之後，走到樹下看看，發現樹枝和果實滿佈地上。牠們所吃的，也是不少雀鳥愛吃的樟樹、朴樹等，牠們這種浪費食物的習慣，其實正減少著其他雀鳥食物的供應，或許已不知不覺地影響了該區的生物群落。

在實際情況下，一種新的鳥類要能在陌生環境中生存和繁衍後代，除了本身的適應能力外，還要配合其他條件，例如氣候、食物供應、築巢地方，以及遺傳問題。前三者均容易明白，但最後的遺傳問題卻是甚麼呢？簡單來說，「新移民」（引入品種）的數目，往往是能否成功建立長久的野化群落的關鍵所在，若果「新移民」數目太少，便很容易發生近親繁殖，令種群內一些隱藏著不正常的遺傳基因，即那些致病的隱性基因，顯露出來的機會大大增加，最後整個種群便步向滅亡。全球所知總數只

剩下三百多隻的黑臉琵鷺，除了受著生境受破壞的威脅外，便還有近親繁殖的危機，牠們的下一代有可能因隱性的遺傳病出現而難以生存，以致黑臉琵鷺被列為極度瀕危鳥類。要拯救黑臉琵鷺，除了要保護其生活的地方，還需保祐牠們都有著健康正常的基因啊！而至於引入品種的數目，更往往只有數十隻甚或數隻，能成功繁衍後代並不是容易的事，牠們可能只在該新地方出現最多兩、三代便消失，而且，該批引入雀鳥更不一定會交配繁殖呢！

另一方面，我們仍對野化籠鳥和本地雀鳥的分別存有一些疑問，由於不少籠鳥的原產地均於華南，故此實在難以分辨牠們的天然分佈範圍。很久以前，香港曾是個亞熱帶雨林，樹林鳥類的品種相信比現時多，但是其後數個世紀，樹林遭受破壞，很多林鳥已絕跡香港。但近年來，本港的林鳥品種和數目不斷上升，例如大埔溜的山椒鳥和畫眉科留鳥的數目和品種均有上升，這相信是和樹林受到保護而日趨成熟有關。其他的新房客，例如絨額鴨和銀耳相思鳥的出現，對於二十世紀的我們來說，是新品種的出現，但是牠們卻有可能只是重臨香江，再次建立家園罷了。

其實，引入品種是好是壞，實在難以下定論，因為我們現時對這個複雜的生態系統的了解，仍然只是很膚淺，有誰又能估計引入新品種會帶來甚麼後果呢？



由淺入深

余日東

今期選取的是分辨北鸚和紅喉鸚的方法，由於鸚類是一些多斑點和斑紋的細少鳥類，本文所提及的特徵，可能讀者未必能完全掌握，不過，多加練習定必定會明白。

紅喉鸚是冬候鳥，每年由十一月至四月都不難在田野間找到，如松柏塢、錦田甚至米埔。北鸚是春秋過境鳥，不過，大多數紀錄都是在春天，每逢四月底至五月底是北鸚過境的高峰期。雖然在時間上可以作有限度的區分，但要當記著每個品種的鳥類都有遷走及早到的可能性。

紅喉鸚的繁殖期羽毛非常易認，這不會容易和北鸚混淆。但是紅喉鸚的非繁殖期羽毛(或幼鳥)就與北鸚非常相似，牠們的主要分別如下：

- 一、紅喉鸚的身體色調較暗，北鸚的身體顏色較鮮明，尤其是頭部。紅喉鸚的頭部是暗褐色及有較深色的縱紋，但對比不大。北鸚的頭部是褐色及有幼細但清楚的黑色縱紋，對比較強，外表亦較醒目。
- 二、紅喉鸚沒有白色眼圈，北鸚有一不完整但較鮮明的白色眼圈。
- 三、紅喉鸚背部有淡黃褐色的縱紋，同時也有黑色的縱紋，跟背部的深褐色成對比。北鸚背部也有黑色縱紋，但也有白色的縱紋，這跟背部成強烈的對比。

- 四. 紅喉鷓的胸部經常沾有淡黃色，還有較粗的深褐色（或黑色）的縱紋。北鷓的胸部縱紋較幼但非常清楚，而且沒有（或者極少量）沾有淡黃色，因此，有一種醒目及潔淨的感覺。
- 五. 最主要分別這兩種鷓的特是北鷓的初級飛羽較長，在休息時，可以見到初級飛羽是在三級飛羽外面。紅喉鷓以及其他的鷓都是三級飛羽覆蓋著初級飛羽。
- 六. 兩者都有兩條翼斑。北鷓的翼斑較粗及污白色，較為明顯。
- 七. 最後，從行為上，兩種都有分別。紅喉鷓喜歡在比較開曠地上棲息及覓食，北鷓就喜歡躲在草叢裏，因而不見得見。還有北鷓會選擇比較濕農地棲息。

只要留意上述數點，以及多些觀看紅喉鷓作練習。到五月時，假若你不怕弄濕雙腳的話，到松柏塢走一趟，北鷓隨時在你身前出現。

（註：若想參考更多內容，可參看1990年香港鳥類報告。） 

徵求

大興安嶺

林超英及黃天華將於四月廿一日至五月五日到大興安嶺觀鳥，全程由《東北鳥類圖鑑》合著者劉伯文先生安排和陪同。有興趣前往者，請與林超英聯絡。參加者宜有探險精神，能夠接受較差的生活條件，對行程細節不太執著和在金錢方面不太斤斤計較。

真鳥類



- 藍身
- 胸腹由暗漸變白

海南藍鶇 ♂
Hainan Blue Flycatcher



- 藍身黑臉
 - 胸腹黑白分明
 - 尾基兩旁有白
- 白腹鶇 ♂
Blue & White Flycatcher



- 黑色上身
- 白眉白翼斑
- 黃胸黃腹白臀

三眉鶇 ♂
Yellow-rumped Flycatcher



- 黑色上身
- 黃眉白翼斑
- 黃胸白腹

黃腹鶇 ♂
Warreus Flycatcher

海 外 觀 鳥

青海遊 (25/9-12/10/1996)

Jesper Hornskov

這次乘坐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由北京往青海首都西寧。上機時差一點與一位提著三件大行李的乘客打起來，起飛後，「品嘗」到好一頓飛機餐。就這樣，展開了我們這次旅程。

在西寧的邊區幾個被侵蝕的紅色山頭上，找到了我們第一隻的 Blyth's Pipit，Upland Buzzard，Sinai Rosefinches 和 Przewalski's Partridges，直到天黑我們才折反。這晚，我們嘗試了當地出產的酒-----香醇而帶點刺激。

第二天清早，我們駕車到甘肅的邊境孟達去觀看林鳥。我們在海拔三千三百公尺高停下來，看到了幾隻 Rosy Pipit。沿著黃河行走，在循化的城鎮(Muslim Town) 附近，找到了 River Chat。當我們到達湖汊的林屋時，已經是午後了，這時我們見到了我們的目標雀-----Chinese 和 Gansu Leaf Warbler，還 Booted Eagle 和兩隻 Peregrine。

我們在附近逗留了一天，這次比去年同期發現了更多過境旅鳥，尤其是樹鶯。我們替去年的紀錄增加了 Buff-barred Warbler，Yellow-streaked Warbler，Hume's Warbler 和 Blyth's Warbler。更

得一提的有 Long-tailed Minivet，Hodgson's 和 White-bellied Restart，Chesnut 和 Chinese Song Thrushes，Giant Laughing Thrush，Crested-tit Warbler，Slaty-backed 和 Slaty-blue Flycatcher，Songar 和 Rufous-vented Tits，還有較稀有的 Chinese Nuthatch，Long-tailed Rosefinches，Dark-breasted 和 White-browed Rosefinches，與及 Grey-headed Bullfinch。其中一鳥友還清楚地看見了一隻當地獨有的品種----Severtzov's Grouse。

回西寧的途中看見了約一千一百隻 Daurian Jackdaws，從平原(Pibetan Plateau)上望過去，「可可落爾」(蒙語：青海湖) 在這片土地之間，盡入眼簾。這裏還有數以千計的綠翅鴨和針尾鴨，還有梳梳落落的潛鴨 (Red-crested Pochards 和 Ferruginous Duck)。最給引我們的注意的是幾群 Hume's Groundpeckers 和幾隻 Pere David's Snowfinches，這都是我們這次行程預計見到的。沿途我們在湖邊見到了兩隻 Black-necked Crane 和 Mongolian Larks。

我們在「可可落爾」旁的黑馬河停留了



一整天，不單只觀鳥，待身體適應後繼續再往更高地方去。在湖泮的涉禽多不勝數，在草地上亦碰到了很多的 Saker。我們花了差不多一小時去觀看一隻孤沙錐。四周被圍數不少的 Long-billed Calandra、Hume's Short-toed Lark、約二百隻的 Great-Black-headed Gull、Citrine Wagtail 等圍繞著。這日還有幾群 Demoiselle Crane (其中一群約四百隻) 飛過，入夜後城中還可以聽到牠們的聲音，向著天際無雲的方向飛去，直指印度。

我們在乾旱的荒漠內駕駛了很久，在茶卡附近找到了一隻十分吸引人的 Henderson's Ground-jay。在這樣的環境，只找到了幾隻當地獨有的 Blandford's Snowfinch 不足以為奇。午後我們在鄂拉山的一個小鎮停下來，找到了更多的 Mongolian 和 Hume's Short-toed Larks、Chinese Grey Shrike，和一群 Daurian Partridge。

自孟達起行，天氣都一直十分寒冷。我們開始登上更高的山坡去找尋目標雀。到了這個寒風逼迫海拔四千七百公尺的頂峰上，我們即時見到了一群十六隻的 Roborovski's Rosefinch，這是自從去年重新被發現後首次出現最多的數量，牠們飛過後，有一群 Brandt's Mountain Finch 來到。

回到較低處時，一隻 Snow Pigeon 在我們的近距離出現。一群 Eurasian

Snowfinch 盤旋過後，我們見到更多的 Roborovski's Rosefinch。失望的是在那裏可以見到 Snow Leopard 的痕跡，但是找不到 Blue Sheep 的蹤影。我們期待見到 Tibetan Sangrouse 或者 Tibetan Snowcock，可能因為四周環境一片白色的關係，甚麼也找不到。

我們繼續下山，見到不太難見的 Mountain Finch 和幾隻醒目的雄性的 Guldenstadt's Redstart。往山下望，一片雪景盡現眼前，可能因大高的關係，我們開始感到臉部通紅和有點暈眩，但這絕對不是空氣稀薄的影響。正當休息之際，有位雀友因找到三隻他首次見到的 Ibisbill，贏得了一壺土產佳釀。

七時四十分，我們離開瑪多，橫渡黃河。橋附近有兩三隻 Goosander，一隻魚鷗在河旁熟睡。這裏淤迴曲折的低洼河道，每年經常泛濫，導致河東一帶有水浸情況出現。在停下來看過了 White-rumped Snowfinch，我們到了一處海拔四千三百公尺的一大片濕地，在那裏，我們見到了 Bar-headed Goose, Ruddy Shelduck 與及很多涉禽，幾頭的 Wild Ass 和一隻 Tibetan Gazelle 夾雜在一對對的 Black-necked Crane 和偶見的 Tibetan Fox 之間。這早晨還有 Palla's Fish Eagle, Steppe Eagle, Spotted Eagles, Upland Buzzard 等猛禽在我們的上空飛過。

這天的午餐在野牛沟的一個小檔子享

用，我們被一群好奇的當地人圍觀。那時有幾隻 Saker 和兩隻 Steppe Eagle 在上空飛過，最感好奇的，反而是幾隻 House Sparrow 的出現。我們到了這次旅程最高的地方——海拔五千公尺的巴顏喀拉山口，這裏鳥類數目不太多，我們找到了一對 Black-necked Crane 和一隻野狼。翌日，我們來到石武(Shiwu Valley)，在這裏的叢林內找到了很多 Prezewalski's Rosefinch，Stoliczka's Tit-warbler，Tibetan Partridge，最漂亮的 White-browed Tit 等等。當踏進杜松叢林時，我們即時見到 Pink-rumped Rosefinch (從牠較常見，較具爭議的粉紅毛色和較美的叫聲可見) 和 Kessler's Thrush。在玉樹，我們學似 Himalayan Griffon 一樣，在這地過了一晚。

我們開始覺得這六天的速度比預期的進展得慢，不過，仍能趕及到 Kanda Shan 去察看這片杜松林，這地充滿了秋天的色彩，我們花上了半句鐘去看我們夢寐以求的 Kozlov's Barbas. 在我們的上空出現了三隻 Lammergeiers，還有在近地面之處有幾隻 Yellow-streaked 和 Hume's Leaf Warbler。這天總數合計共有十六種鳥類。

在襄謙的大雨和濕泥減低了我們前往北扎林區的興緻。奇怪地，我們的司機反而很想在這些路上一展駕駛本領。這五十五公里的路程，需時六小時才抵達。到了目的地，那裏流水潺潺，十分給引。我們原定兩日的行程，因而增至三日。

當然在林區內，我們不會放棄這任何找到目標雀的機會，好像是 Szechenyi's Monal Partridge, Blood and White-eared Pheasants! 其他如很多的 Robin、Rufous-browed 和 Brown Accentors、White-throated Redstarts、幾隻 Crested Tit-warblers、很多的 Godlewsk's Rock Buntings、Pink-rumped 和 White-browed Rosefinch、還有約二百四十隻的 Duarian Jackdaws。

雖然比原來預計的時間慢了行很多，我們仍決定駕車由北扎回到玉樹。在湄公河附近出現的兩隻 Ibisbill 與我們之間的距離十分之近，那時車子正好作流動觀鳥亭使用。離開襄謙後，我們發現的一隻 *giganteous* 種 Chinese Grey Shrike 與我們在可可落爾所見的 *sphenocercus* 種十分不同。

翌日，我們離開玉樹到石武的 Tibetan 準備找第六種 Snowfinch。在那裏我們等了差不多一小時，待雲消散後清楚見到牠們在石山峻上。往瑪多途中，我們停下來了幾次去觀看和拍攝這裏總共五百七十一隻的 Saker 與及享受一下 Palla's Fish Eagle 進食的模样。

我們經過尋找 Tibetan Snowcock、Tibetan Sandgrouse 和 Roborovske's Rosefinch 的地方，四處都是被雪覆蓋。去年有人在這裏見到 Snow Leopard，不過我們見到很近距離的 Great 和 Eastern Great Rosefinch 與及很多的 Snowfinch

和 Wallcreeper。在西寧前三十公里左右，正當我們下車去除車上的泥濘時，我們見到兩隻往南行的 Steppe Eagle，一隻 Pere David's Laughing Thrush 在草叢中鳴叫。那晚我們享受了一頓中國風調的煲仔菜和不繼談論我們的收穫。

最後一天，我們在西寧北面四十公里一處十分吸引的林區。這裏有不少鳥類活躍於其中，好像 Red-throated Thrush 和 Blue-fronted Redstart 等等。這裏差不多

每處草叢都有 Rufous-browed Accentor 的蹤影。往山下走，好不容易才找到這當地獨有的 Prezewalski's Redstart，我們用了一小時來觀看和拍照。跟著我們稍停看過 Yellow-streaked Warbler 和 Common Buzzard 後，便回到蘭州機場乘機到北京，各自離開了。這次行程的總共有 255 種鳥類。

(註：若想知道 1997-98 年行程最新資料，請與作者聯絡。) 

武夷山之旅

26-30/12/1996

何文輝

自從南、島觀鳥後，在回程渡輪途中林超英提到聖誕節打算組團到武夷山觀鳥，我聽到後非常感興趣。於是一行十六人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發。在出發前一天，林先生特別安排一次出發前溫習，把應留意的品種列出，我覺得對這次行程很有用，特別對於我這個首次出門觀鳥的人。

飛機降還未停止，已有會員看到白胸翡翠了。辦理離境手續後，坐上安排的小巴往酒店吃飯，在酒店門口的樹上找到了黃腹山雀、烏鶇及天空中的遊隼。飯後，乘車往自然保區，原來兩小時的車程，因途中我們不斷的叫「停車」及下車觀鳥，把時間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在

途中的田裏及電線桿上，看到了田、金翅雀、牛頭伯勞、燕雀、長咀鳴、斑鶇及水鶇，這些都不易在香港看到的。到達保護區，在河中看到了河鳥、紅尾水鴿、灰背燕尾、小燕尾及白頂溪鶇。晚上在保護區內吃飯，飯後並相約在房間內相討當日觀察的品種和數量，這些對往後的行程有幫助。

第二天一早，天未亮已有會員出動觀鳥，在早餐時看到了冠魚狗。之後我一口氣把早餐吃光，跑到宿舍旁的河中尋找，終於在牠的叫聲帶引下看到了。當天的行程是前往掛墩村，我們山下徒步往上行，兩旁的樹林非常茂盛，但保護區內有砍樹砍樹及竹的活動，實在令人

有點擔心。在林中我們看到了棕鶉雀、山樹鶯、紅頭穗鶯、白眶雀鶯、白腹鳳鶯及灰頭鶉雀。其他會員還看到棕頸咀鶯、鏽臉咀鶯及灰胸竹雞。

第三天本是前往保護區內的第一高峰「黃崗山」，但當地領隊解釋因道路結冰，所以改前往「麻粟」，一路上我們看到鷹鵑、棕臉鶉鶯及戴菊。到了「麻粟」後，在村中的枯枝上站了一隻領鵑鶯，還有在另一棵枯樹上看到了綠鸚咀鶯。道別了「麻粟」，我們往觀鳥亭，但收獲並不豐富，只有會員在樹林中拾了一條白鶉羽毛。晚上回旅遊區的酒店，經開會後，有幾位會員決定放棄前往「九曲溪」，把時間全都放在「大王峰」中。

第四天早上，我們在附近公園中看到斑鶉、紅頭山雀、栗背短腳鶯、白腹鶯、灰背鶯及我看不到的松鶉。之後我們前往「九曲溪」而他們到「大王峰」。午飯時，他們在「大王峰」看到了星頭啄木鳥、掛墩鶉雀和橫臉鶉鶯。我們只看到栗頭鳳。下午我們隨即往尋找啄木鳥，最後都給我們找到了，還有藍磯鶯哩！我們找啄木鳥時，他們卻找到了黑翅鶯、灰胸竹雞及冠魚狗。很可惜，我們已沒時間去尋找了，因第五天的大清早便要到達機場啊！

總括來說，武夷山是一個很好的林區，可能因天氣太冷，海拔較高的地方比較靜，而田地及酒店附近公園的雀鳥比較活躍。此行我們總共錄得八十多種雀鳥。



聖誕，一個有有氣氛的歡樂節目。今年，更添樂趣，因為可以前往武夷山與雀同樂！起程前，已晚晚夢雀，在睡夢中為幻鳥偷偷發笑。

十二月廿六日，真的起程了。在機場集合，方知雀友是誰：有舊友，也有新知，總之，皆是志同道合愛鳥的人，帶著興奮心情參與雀會！一小時多的航程，飛機剛著陸，已有雀友看到白鶺鴒及翠鳥，當然一陣喧嘩在所難免了。

甫抵步，機場見的，午飯後賓館門前樹叢見的，數十隻的烏鶺鴒，一小群的黃腹山雀。接著沿途電線上站著一群群的燕雀、金翅雀更掀起高潮。未進入保護區，已予人無限鼓舞，及至保護區，黃昏時的溪畔走出白頂溪鶺鴒，山邊樹叢成群的紅咀藍鶺鴒，令我們對這次旅程，充滿憧憬及希望。怎知，好夢不一定成真，翌日除了一早，被冠魚狗的叫聲弄得緊張外，整天鳥況並不理想，好靜、好靜，令人疑惑。但新手仍覺興奮，山明水秀，每遇一鳥皆充滿新鮮感。最難忘在竹叢中追著的一大群棕頭鴉雀，她們仿如進行大規模搬遷，有秩序有速度但帶點驚慌地竄走著。一時覺得她們像小鼠多點，動作及表情皆趣緻可愛。而一棵樹上突然出現的大群雜鳥，有黃頰山雀、黃腹山雀、紅頭穗鶺鴒、白腹鳳鶺鴒等等，教你看不得應接不下。

兩天在保護區閱，各人的興趣步伐不同，各懷目標，各自精彩，而心情亦大異。看二手鳥者每觀一鳥，皆興奮雀躍；立定目標者，看到目標，當然開心不已，但於尋找間，他們的心情則起落跌宕，較為複雜吧？！而每天最平靜時刻，相信非夜幕低垂，繁星相伴，銀河燦爛的一刻莫屬了。

離開保護區的一天，清晨依依惜別，小燕尾、河鳥、水鶺鴒等已不再陌生了。一群群的山椒鳥，懶洋洋地盤踞在樹杈上，與我們道別。冠魚狗的叫聲今晨重現，教緣慳一面的雀友心癢難熬。側聞其中一位更是多次與牠無緣，不知他心情是慨歎還是隨緣呢？旅程繼續，沿途鳥蹤渺渺，但一隻鷹鵬打破寂靜，一隻領鶺鴒又令我們忙碌一番。最後竟是冠魚狗壓軸，在我們已忘卻她時，在電線上表演一番，且一隻之後還接續出現，觀鳥之際遇，難測！難測！但掛墩鴉雀卻始終未遇，即使親臨掛墩一地，仍是鴉雀無聲且無息！

最後一天，回到旅遊區，沒有厚望。高手仍堅持尋覓，部分則偷閒半天玩水去，乘竹筏賞九曲溪，隨緣地遇上一群栗頭鳳鶺鴒，已滿懷高興。然而遊溪完畢，得知掛墩鴉雀現身，又有點飲恨。下午不敢怠慢，懷著冀望尋找目標鳥，心情患得患失。各人步伐有點凝重了，加上鳥蹤似曾再現，卻數目凋零，不像早上時聯群結隊，教人怕地一去不返，又等待！幸而皇天不負有心人，全人類皆可與牠相會，更有玉照留念，皆大歡喜。最後在三隻星頭啄木鳥的鳴叫聲下，踏上歸程。☞



雀躍集

米埔影雀同樂日

壞蛋 1 號

觀鳥人士各有所好，有些著重享受觀賞雀鳥生活的樂趣，有些比較極端的，只管拼命尋找新品種，而我也似乎亦步向另一極端，就是越來越小興趣觀鳥，很多時候連雙筒望遠鏡也懶得攜帶，而只喜歡用相機攝取牠們的魂魄！

近來我覺得似乎亦越來越多影雀的同好，很多時很想能大家交流一下心得，因為好像我這些初哥，影雀時經常「盲中中」，做出很多傻事，例如躲在一個自以為很密實的帳篷內呆坐大半天等雀，最終當然食白果而浪費了一整天！但是，可以怎樣交流呢？好吧，就由我先和各同好講述一下我一次都頗為成功的經歷，希望日後又有人又發表一下他有趣的經歷，無論是成功是失敗，相信也是很好的交流材料。（註：文中所載的照片都是該次拍攝的，而且原格晒出，沒有經過剪裁。）

一月中的某一晚，我偷偷潛入米埔教育中心渡宿一宵（唔好話比人知呀！）。我帶備了自己剛升級了不久的藝×相機、300mm f/4 鏡頭及增倍鏡，一心要等翌日影足一整天。一進教育中心，發現原來已有人先到一步，分別有蘆葦專家大雄和 ring 雀明日之星大哥成，大哥成原來亦為影雀而來，當日日間還拍攝了那隻不很怕人的紅胸田雞，

聽得我心癢癢，差點兒整晚睡不著！

翌日清晨，大家分道揚鑣：大哥成跟大雄走到蘆葦觀鳥屋等他的目標——攀雀；我則依照大雄收到的消息，留守教育中心對著剛放乾水的水禽飼養池，等候我的目標——黑臉琵鷺。黎明逐漸臨近，鴨池鴉雀無聲，只有數隻鴨仔游來游去，心裡焦急起來：莫非來遲了一日，那些鷺大哥鷺大姐不賞面來？至少來數隻小白鷺好嗎？一等就等到七時許，終於等到大小白鷺們一批一批的飛來，場面相當壯觀感人！再過不久，嘩！！黑臉琵鷺終於出場，我伏在玻璃窗邊不敢亂動，相機不斷「卡察、卡察」的影個不停。各種鷺鳥還越行越近，我的相機則只對著黑臉琵鷺，即使其他鷺



鳥擺出多美妙的姿態我也不管！有時我只稍微動一動，鷺鳥們立即飛走，幸好飛走不遠，加上最近我的水域似乎魚兒充足，牠們不久後又慢慢走來開餐。另外還有一點很有趣的，就是黑臉琵鷺似乎比其他鷺鳥遲鈍，被我一些小動作首

先嚇走的，一定不是黑臉琵鷺，牠們多只是見到其他雀鳥飛走才跟風，有時甚至只是「頭岳岳」的望著其他鷺鳥飛走，



擺出一個莫名其妙的樣子，然後繼續低頭找魚吃，弄至我影到不少「爆鏡」的照片，有時甚至除下增倍鏡放棄 600mm 而改回 300mm 拍攝！可是世事總是難完美，鷺鳥們的位置全是背光的，隨著太陽伯伯逐漸高升，背光程度越來越強烈，我唯有放棄留守教育中心，出外到處「打游擊」，我出外之際，鷺鳥們見到有人行過，立即逃走高飛，走得七七八八。

「打游擊」和「伏擊」的影雀策略都是很講運氣的，我伏擊黑臉琵鷺成功，打游擊卻食白果，後來遇上大雄和大哥成，原來大哥成亦償了心願攝得攀雀。我們三人一起去九號基圍伏擊那隻紅胸田雞，可惜我似乎真的來遲了一天，無緣始終是無緣！我們再分頭打游擊，越近中午，雀鳥更躲得密實，我獨個兒走去 16/17 基圍，原本打算看看風景休息一下，誰料到飛來一隻普通翠鳥，站在觀鳥亭外不出十米的木桿上，我當然又「卡察、卡察」個不停，牠很

不怕人，逗留很久，還動作多多：有食魚啦、有「口擊擊」啦、有大便啦、有反芻啦，可惜我動作遲鈍，只能拍到牠的正經靚仔樣！



我的兩排彈藥（兩筒菲林）在不知不覺間已耗得七七八八，午後便踏單車出外補給。在途中給我遇上影雀界名人南丫島的黃島主正帶齊裝備到處打游擊，我這個 fan 屎當然走去扮熱打下交道。我們都有感，當日天氣實在太好，燦爛的陽光反令雀鳥少了，反而早幾天又凍又雨濕濕，雀鳥較多，好像我當時在米埔就遇到隻距離我只兩、三米的紅脅藍尾鴿，可惜那時沒空，亦沒相機在手。

補給完回程途中，幸運地拍到一隻「爆鏡」的珠頸斑鳩。影雀就是那麼有



趣，當你「拍烏蠅」的時候，有時突然給你一個驚喜，好像之前的翠鳥和這斑鳩，雖然斑鳩頭部給樹影遮黑了，但在無心插柳下能攝到這相當大隻的斑鳩，我已很開心了。這照片還有些趣事，我後來遞給數人看，他們一見到珠頸，便同樣地問：「珍珠雞？」，還有個人用手遮著斑鳩頭部，說：「好像雞鎚呢！」

黃昏時，我再次去教育中心伏擊鴨池的黑臉琵鷺，雖然當時牠們是向光



的，可惜飛來的時間太晚，沒拍到多少張已天黑了，我便收拾細軟回家。後來還有下文，我回程乘火車時居然再遇上黃島主，我途中當然「吸血」一番，即是吸收他寶貴的影雀經驗。黃島主真的很慷慨，無論我問他有關菲林、不同牌子鏡頭的意見，或是怎樣選位置起帳篷伏擊，他都毫不吝嗇地給我寶貴的意見，真的令我獲益良多！

影雀確是有趣的活動，有時講求機緣(例如遇著基圍放水引來大批雀鳥)，有時講求運氣。當你的相機遇著一隻不怕你的雀鳥，真的會令你興奮不已，大家有機會的話，也不妨嘗試一下影雀的經驗，說不定你是個有緣人，鳥兒很喜歡親近你，任你拍個夠！



雀鳥緣

李社瑩

「我 John-John 今日大個仔，娶老婆！」 John Holmes 向黃亞萍的鄰居報喜。

1997年1月26日，是 John Holmes 與黃亞萍的大好日子，亦是香港觀鳥界聚首一堂的好機會。據說那天比任何一屆的週年大會更人齊。

一向祇穿沉色戰衣的鳥友們，難得當天放下望遠鏡，一同參與這盛事，男的西裝畢挺，女的打扮得花枝招展。

新郎哥在迎娶新娘時，少不免受姊妹團的為難，而 John Holmes 自不然帶備幾位有義氣的兄弟幫忙。兄弟們把難題一一破解，亦吃掉姊妹團早有預謀的青介棘點心，和「勁力」漁夫之寶喉糖。

幾番牙較戰之後，新郎哥終於可以步入黃家，正要開啓房門迎接新娘子之際，房內大叫「且慢」。婚紗拉鍊在這重要關頭「出了軌」需要即時修補。John Holmes 唯有在房門外繼續苦候，而各兄弟姊妹們本來熟烘烘的，這刻亦靜下來，在乾急。

幾分鐘過後，John Holmes 終於忍無可忍，衝入洗手間……當新娘子步出房門時，啊！新郎哥在那裏？他正在如廁！

終於，John Holmes 與黃亞萍可以交拜天地。

鳥友在祝福這對新人之餘，亦不忘騰空去觀鳥，部份鳥友到動植物公園踴躍運氣，亦有些跑到馬紀仙峽道找軍艦鳥，當然一對新人，亦抽空到紅花嶺，重溫他們邂逅的浪漫時光……

祝福這段天地為証，雀鳥為媒的姻緣。 

鳥類報告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二月

Richard Lewthwaite

十一月

這個月大部份的過境遷徙鳥的紀錄都是來自尖鼻咀。2日，尖鼻咀有一隻未成年雌性鵲鵲；甲龍林徑有一隻灰臉鷲鷹。3日，九龍坑山有一隻普通夜鷹。另外，9日在沙螺洞亦有普通夜鷹的報告；同日米埔有斑背潛鴨與及在松柏塢有有小田雞的紀錄。10日尖鼻咀有一有獵隼。月中的報告包括：14日，錦田有十四隻灰頭麥雞；16日，米埔有再創新高數量的四百九十四隻黑翅長腳鴨；17日，九龍坑山有一隻紅角鴉。22日，一隻黑翅鳶和一隻黑鸛分別在松柏塢和天水圍錄得；24日，錦田有一隻雉。27日，蒲台島有十三隻岩鷲，這相信是一個數量最多的紀錄；同日在米埔的三層觀鳥屋前面有一隻花面鴨的報告。這月米埔的黑臉琵鷺數量不斷上升：3日，有23隻；9日，68隻；16日，78隻；29日，124隻——已超越了去年九十九隻的最高紀錄。30日，在米埔錄得了本冬季首次出現的四隻卷羽鶺鴒。

這月頭的過境遷徙鳥包括有2日在尖鼻咀有兩隻灰林鴉和梅窩的三隻金翅雀（在香港較罕有）。3日，大埔滘有一隻

綠鸚咀鴨（若被接納，將可能是香港第一個自然情況下的紀錄）。5日，尖鼻咀有一群約一千隻的絲光掠鳥。10日，在錦田和米埔分別有個別的黃頭鵪鶉的報告。月中的報告包括有：13日，松柏塢有一隻山麻雀；16日，落馬洲有一隻燕雀；20日，柯士甸山有一隻黃雀；22日至月尾在香港大學有金眶鸛鶯的報告。這月底間中有來自古北界的雀鳥紀錄：23日有灰背鵪鶉、白腹鵪鶉和眉鵪鶉的報告；24日，嘉道理農場有二十六隻灰背鵪鶉的紀錄，亦是歷來最多的；當日還網獲了至少20隻白眉鵪鶉、四百四十隻相思和一隻巨咀柳鶯；21日、24日和29日在嘉道理農場、嘉道理農業研究所和大帽山分別有巨咀柳鶯的報告。27日，蒲台島有六十隻紅點類和十四隻藍磯鵪鶉，兩種鳥類的數量都是破了歷年來的紀錄，還有5隻短翅樹鶯、5隻北紅尾鵪鶉和一隻紅尾歌鶯。紅尾歌鶯在這個月份鮮有紀錄。其他報告有24日在蠔涌的一隻黃胸柳鶯與及25日在嘉道理農場有兩隻黑短腳鴨。

十二月

本月有極為注目的報告如8日的斑鵪鶉而9日，在尖鼻咀一帶的禿鷲，與及31日在米埔有粉紅掠鳥的出現。

有這個月在多處不同的地方陸續有非遷徙鳥的紀錄。在河上鄉有禿鷲不斷出現的報告，直到7日，有九隻的紀錄；20日，在松柏塢、練板村、和米埔共有六隻的紀錄；估計在一月和二月間仍有兩隻禿鷲在新界北部逗留。這是多年來內較為罕見進入香港數量最多的紀錄，以前通常只有一隻或兩隻在冬季出現。新界西北本月錄得了很多數量的白肩鵬：14日在馬草壟和練板村有14隻最高紀錄。12日左右，在嘉道理農場有草原鵬的報告，若被接納，這有可能是香港的首個紀錄。13日，渡冬的卷羽鵝鵝已增至13隻。在米埔的黑臉琵鷺在本月頭數量仍然很多：13日，六號基圍有一百二十二隻在過夜；15日有一百一十隻。此外，20日，六號基圍還有紫水雞的報告，估計這可能與一九九三年在錦鏞花園逃走的紫水雞是同一隻。這月在冬季鳥類普查中較為有趣的紀錄包括17日的紅胸秋沙鴨。在米埔浮橋，14日，有一隻本本季首次渡冬的劍鴿和一隻灰背鵝；15日，有九十一隻黑咀鵝。

這月有很有趣的過境遷徙鳥的報告：2日在松柏塢的黃頭鵝鵝，和7日在九龍山引水道發現的巨咀柳鶯。本月第二周有相當數目的鵝類出現：8日，在嘉道理農場有二十隻斑鵝、二十隻灰背灰鵝、六隻烏灰鵝和五隻眉鵝；同日在九龍坑山附近有四十隻和石岡有一隻該種鳥的報告。10日，在蠔涌有灰背鵝、烏

灰鵝、白腹鵝、和虎斑地鵝紀錄。其他遷徙鳥報告包括有8日和12日在石岡和沙螺洞有一隻戴勝；同日在沙螺洞有兩隻黃腹山雀的紀錄。10日，蠔涌有一隻黃胸柳鶯；13日，在大埔滘有兩隻紅鶯相思鳥。14日，在米埔停車場側的風水林，有兩隻方尾鵝，這是米埔首次錄得這類型林區的鳥類，直至二月仍有該種鳥的報告。14日，在南生圍有四百三十隻灰椋鳥的新高紀錄，還有二十六隻灰背椋鳥，這種鳥類在一月和二月仍有紀錄，但近年來的冬季已較為變得罕見。17日，在蒲台島的紅點類仍然保持紀錄——五十四隻，再加上五隻白腹鵝和七隻藍磯鵝。在21和22日，大帽山和粉嶺歌爾夫球場分別有一隻山鵝和六隻黃雀。這冬季相信是這些鳥類出現最好的季節，這月尾聲還有31日錄得的一隻粉紅椋鳥幼鳥。

一月（一九九七年）

這月有十分有趣的罕見鳥類紀錄：3日，在米埔浮橋有一隻小青腳鵝，這是首次在冬季發現的；在新浪潭上空有五隻鵝鵝飛過，這是廿年來第一次出現的。一隻小軍艦鳥，起初在華富發現，5日，連同麻鷹群一起棲息在馬己仙峽道直到十九日。11日，冬季鳥類普查當日，有五隻灰雁在米埔浮橋對出的泥灘渡過一了個下午，該種鳥類是香港自一九五八年的第六個紀錄，而第二個紀錄則在一九七二年。同日，后海灣一帶

有一百零一隻黑臉琵鷺、一隻普通秧雞(11日至29日)、一隻紅胸田雞(11日至26日)、一千六八零九隻再創新高的反咀鷓、五隻灰背鵲和兩隻魚鷗。而猛禽方面，有十四隻白肩鵟、六隻烏鷂、一隻禿鷲、十二隻魚鷹和四隻遊隼。12日，在米埔有一隻長咀半蹼鷗和一隻董雞，此外，還網獲了一隻斑頭鵞。除鵞外，米埔還有草鴉，在25日和27日於三層觀鳥屋前都有發現。海上方面連日來不斷有扁咀海雀的報告：14日，在沙洲附近有一隻；18日在東坪洲附近有四隻；28日，蒲台島有一隻。其他包括有13日的北極鵞，14日在沙洲附近有一隻三趾鵞。

這月初，比較不沉常的報告有冬季過境的髮冠卷尾：2日，在石岡的引水道有二十五隻；5日，林村有十隻。8日，在九龍公園有一隻紅腹鵲和黑尾蜡咀雀；同日，在米埔有一隻黃眉鷓，該鳥逗留至12日。由11日至二月，在大埔溜有六至七個橙頭地鵲的報告，11日至13日有白眉地鵲的紀錄，12日有一群黃雀與及18日有三隻紅鵲相思。其他過境鳥報告包括有17日在香港大學的金眶鵞和一隻逗留至24日的中華仙鶴。12日，在松柏塢有一隻黃頭鵞；19日，在米埔網獲了一隻稻田葦鷺。21日至二月初，船灣有一隻牛頭伯勞的紀錄。25日，梧桐寨有一隻日本歌鵲和一隻橙胸鵞，28日有一隻黃胸柳鷺；同日馬草壟有一隻田。

二月

兩隻首次分別在沙洲錄得的潛鳥和在米埔出現的 Little Gull，還有第二次紀錄的小太平鳥足以令這個月難以忘懷。

今年的鵞類大致有九種：兩隻魚鷗出現了幾天；2日，有一隻棕頭鵞；28日，一百八十隻黑咀鵞；28日，有一隻黑尾鵞；一隻首次渡冬的 Kamchatka Gull 至少逗留了四日；27日，有六隻黃腳銀鵞，高峰數量的紅腳銀鵞和 692 隻 Heuglin Gull、六隻灰背鵞；和 24 至 25 日在米埔浮橋有一隻首次渡冬的 Little Gull，若被接納，可能會成為香港的首次紀錄。這月米埔亦有非遷徙有的鳥類報告：5日和23日，有一隻劍鵞；8日，一隻美洲亞種的 *carolinensis* 綠翅鵞；11和12日，一隻長咀半蹼鷗；12日，一隻紫水雞；15和16日，一隻綠頭潛鴨；23日，一隻董雞和十八隻卷羽鵞。禿鷲的蹤影整個月都可以在洲頭、石湖圍和練板村見到。7日，在梅窩有一隻董雞。9日，船灣有一隻戴勝。11日，有一隻鷹鵞的報告(在 Lok Ho Ha)。14日，蒲台島有一隻褐魚鵞。海上方面，19日沙洲附近出現了首隻太平洋潛鳥；此外還有扁咀海雀的報告：21日，蒲台島有一隻；27日，南島有五隻；有一些未能辨認的海雀在25日發現，相信會是同一品種。

這些遷徙鳥之中，最吸引的當然是最近報告的小太平鳥於7日在石湖圍附近的

幾株鐵冬青上覓食；同日，九龍山的引水道有五隻灰頭鴉雀和一隻鴿鶻。8日，米埔有黃眉鷓。這月的鶻不算太多，7日，在大嶼山的昂平有一隻紅腹鶻；粉嶺皇后山軍營有五隻斑鶻，而22日又再發現多一隻，一共有六隻。22

日，大埔溜有四十隻灰背鶻，橙頭地鶻的紀錄維持到三月七日，還有一群黃雀出現至26日。船灣的牛頭伯勞的報告直到三月五日。這月尾還有28日在米埔錄得的一隻稻田葦鶻，這與一月所網獲的不同。☛

鳥來

又因為

都要來

溜涼過處

人也來

雨來

春來



活 動 預 告

請 留 意

由於會員數目日多，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請留意所有本會安排的觀鳥活動，會員有優先參與的權利。

又為方便統計參加活動之人數，請於報名（或寄交旅遊巴士訂座表格）時，清楚註明會員人數（及姓名），與及所邀請的客人的數目。多謝各位合作！

請於活動舉行日期前數天，聯絡有關領隊，確定出席，否則活動如有任何更改，恕無法通知！

日期			領 隊	地 點	時 間	
月	日	星期				
3	16	日	吳祖南 Mike Leven	甲龍林徑 大帽山集合(旅遊巴開車時間:0800 回程交通自行安排)	0830	
3	23	日	駱駿賓	九龍公園(初學者之行) 尖沙咀地鐵站出口(近回教寺)集合	0800- 1000	
3	25	二	周年大會 會後 Geoff Carey 主持幻燈介紹: 快樂島(河北省北戴河)的雀鳥 九龍彌敦道 天文台演講室			1830
3	30	日	戴尚禮 余日東	目標100(第二擊) ## 尖沙咀海防道集合登車 參加者亦可於早上七時半在尖沙咀 地鐵站出口近回教寺集合	0800-- 全日	
4	11- 12	五- 六	觀 鳥 大 賽 九 七			
4	16	三	Don Hadden 主持 講座: 紐西蘭的海洋鳥類和陸上雀鳥 (附以幻燈介紹) 九龍彌敦道 天文台演講室		1830	

4	20	日	lan Tyzzer 李偉基	大埔滘 停車場集合	0800- 1230
4	27	日	林超英 John Edge	米埔* 米埔停車場集合(旅遊巴開車時間: 0800)	0900-- 1500
5	11	日	馮寶基	米埔* 米埔停車場集合(旅遊巴開車時間: 0800)	0900-- 1500
6	17	二	John Holmes 幻燈介紹 南亞次大陸(包括不丹) 景物與雀鳥 九龍彌敦道 天文台演講室		1830
7	13	日	張浩輝	香港觀鳥會圖書館(大埔元洲仔) 開放日 大埔墟火車站出口集合	1000
8	24	日	余日東	出海遊遊尋燕鷗 詳情見本刊下期	

領隊如無法出席，請儘早與林超英聯絡，另作安排。

留意交通安排，車費訂金每位一百元。其他交通開支(包括司機小費等)屆時繳付，詳情可向林超英查詢。

* 按漁農處發出米埔通行証的要求，每次進入米埔的人數最高限額為50，本會將嚴守此項規定。有意參加是項活動的會員，請預先通知領隊，以免屆時因人滿而被拒。使用旅遊巴士服務的會員，由於已寄回表格，無需另行通知。

|| 有旅遊巴士於集合時間前一小時在九廣鐵路九龍塘車站前接載會員；並於活動後送返該處(甲龍林徑之行例外)。有意使用該項服務之會員，請填妥通訊後的表格，連同支票或轉帳單據寄回。如屬全日活動，請攜帶飲料及簡便午餐。

如有需要，請填妥報名表格交回。填寫支票時，請用英文。 

本期目錄

會訊

觀鳥會圖書簡訊

雀鳥生態漫談

◎ 引入品種

呂德恒
蘇毅雄
黃倫昌

由淺入深

余日東

今頁睇真D

張浩輝
李玉瑩

海外觀鳥

◎ 青海遊

Jesper Hornskov

◎ 武夷山之旅

何文輝

◎ 人鳥共樂在武夷

朱朱

雀躍集

◎ 米埔影雀同樂日

壞蛋一號

◎ 雀鳥緣

李祉瑩

鳥類報告

活動預告

回條

香港觀鳥會 通訊 第163號

1997年3月

編輯委員會

陳明明

馬嘉慧

余日東

陳嘉麗